

我的读报故事

读报

于延法(邹城)

秋雨后真忙
打理好菜园
施肥、除草、打药
准备好过冬的蔬菜
收秋、整地、种麦
为明年的丰收
打下基础

秋雨后的闲暇
喝茶、读书、看报
了解天下大事
看看今日新闻
怎么样悦享银龄
过好幸福的晚年
老年社区里
有你快乐的身影
这样的日子风景独好

银龄读报情怀

颜行(河南)

文学中我是一个小学生
一份深深敬畏,一份深深热爱
每一张虔诚的脸都是一道光
从字里行间折射出来
拨动我的心脏
掀起创作渴望的滔天波浪

交流在书香中泛起智慧光芒
读报故事总藏着沧桑经历
用枯瘦的手指抚摸诗行
激活曾经的青春理想

银辉洒满盛着溢美之词的碗
我一个学徒享受这一场布施
眼神交汇总有思想碰撞
沉思中听见灵感拔节的希望
银龄是生命的水分岭
岁月让青丝染霜
我的诗歌对时间深情告白
夕阳里用文字对抗遗忘

我的文字有了归处

谢迎(任城)



书桌一角,新到的《济宁晚报》叠放得整整齐齐。散发的油墨香味儿,淡淡的,沁人心脾。看着自己的名字与小文《听雨》一同印在这张熟悉的报纸上,想起那些与文字相伴的日夜、与晚报的渊源,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与《济宁晚报》结缘,是在济宁老年大学写作班

的教室里。当时,正在传阅着同学们刊登在晚报上的散文和诗歌,他们字里行间对生活的热爱和细腻感知,像一束光瞬间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一颗文学的种子,就这样悄然落进了心田。我暗自期待:若有一天,我的文字也能刊登在这里,该有多好!

从那时起,《济宁晚报》便成了我写作路上的“无声导师”。我会认真揣摩晚报上的文章,把喜欢的句子摘录在笔记本上,学着用文字捕捉生活中的故事和美好。

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2025年1月22日,我的第一篇文章《雀语欢歌》在《济宁晚报》上发表了。当耄耋之年的母亲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着我写的文章时,那开心又自豪的神情,让我瞬间湿了眼眶。

《济宁晚报》就是这样一位温暖的陪伴者,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接纳了我的青涩,让我的文字有了归处。它让我坚信:落在纸页上的悲欢,藏在文字里的心事,终会被懂得的人看见。

墨香清浅

付天伟(任城)

小学的时候,总见爷爷捧着一份《济宁晚报》。我便搬个小板凳偎在他身侧,小小的手指在版面上指指点点:“爷爷,这个字念什么?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

祖父总是先扶一下老花镜,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解。可我往往听不得几句,就撒丫子出去玩了。

后来,那个温文儒雅的老人走了。食管癌在他体内悄无声息地滋生、蔓延,等我们察觉时,为时已晚。那是2012年,我即将小升初,电脑QQ这等新事物已手到擒来,“滴滴”一响,隔空传讯,令我恣肆其中而不能自拔,浮躁得再未翻阅堆叠如山的报纸,任其落灰。

爷爷入院时,已是晚期。对于他的真实病情,所有人都瞒着我。我也从未关注,家中的《济宁晚报》为何不翼而飞。那天,我刚参加完少先队的毕业典礼,以为是要去接爷爷出院,便欢欢喜喜地登上了前往医院的大巴车。

病房外,走廊上空悬吊的灯光牌,“肿瘤科”三个大字让我腿脚有些发软。病房里,父亲、大伯、堂兄堂姐,还有好多白大褂,把病床上的老头围了个严严实实。我透过人群臂膀的缝隙,看见我的爷爷已瘦得脱了相,颧骨突出,口中插着管子,胸膛有气无力地一起一伏。

床头柜上,放着一沓《济宁晚报》,显然已被多次翻阅。爷爷努力将微颤的眼皮撑开一条缝,我将黑笔递到他手中,在他脸前撑开一张报纸。癌细胞早已扩散至喉腔,压迫着声带,他不能说话了。他先是在报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又无力地在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右手便重重垂了下去。所有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个“回”字,爷爷想回家。

后来,短视频的快餐文化席卷而来。网红、直播、流量等新事物,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他们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捧着报纸,像个傻子。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祖父。

成年后,我开始文学创作,稍有所成,承蒙前辈关照,加入了济宁市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并积极参加由《济宁晚报》每月组织的读书会,受益匪浅。

爷爷,若您还在,该有多好!咱们爷俩就能就着报纸上的美文一同品鉴。每个月我带您去参加读书会,您看着您当年在我心田种下的文字种子,已悄然开花。我会不卑不亢地站在台上,分享那些由您启蒙的故事。

而今,每每于午后沏一壶茶,与《济宁晚报》的墨香为伴,便觉时光温和,岁月从容。那清浅的墨香里,有您从未远离的注视。



比起屏幕的光 更爱纸墨的香



订阅有礼

2026年度《济宁晚报》订阅热线 0537-2342876 2210000 2343377